

兩性之爭：孩子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日期: 2024 年 12 月 07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《山海經》是古代三本奇書之一，描述了上古的各種千奇百怪，以及古代神話。其中描寫大禹以及塗山女嬌的婚戀，我覺得特別有趣。

人人都知道，大禹治水的故事。但不是人人都知道，他的妻子是塗山女嬌，也是九尾狐的化身。大禹忙於治水，三過家門而不入。上天為了怕他無後，特別安排了塗山女嬌給他做媳婦。夫妻本來十分恩愛，但是丈夫難得回家，妻子唱出了「我在等着不回家的你」的詩歌，表達對丈夫的深切思念，成為古代第一首情詩。

一天，妻子特別準備了飯菜，到丈夫工地去探望。無意中看到丈夫是熊的化身，她嚇得拚命往山上跑，大禹也不停在後面追。最後逃無可逃，她便化身為石，這就是著名的「望夫石」。但是在化石之前，她產下兒子叫啟，交給大禹撫養。

這個故事的寓意在哪裏？

解書人說：這是我國父系社會制度的開始！當時是母系社會，孩子生下來歸母家，往往不知道父親是誰。塗山是一個大族，當然不會輕易讓出孩子。塗山女嬌看到丈夫是熊，為何那麼害怕？因為那象徵着父系的日漸強大。大禹治水，其實也是子承父業，又怎能讓孩子歸於母方。塗山女嬌無法承受母系與父系之間即將面臨的家族爭奪，只好化石了。但是她最後還是把兒子交給大禹，支持了夫家的家族傳承。

一個如此遠老的神話故事，竟然啟動了一個革命性的社會制度。是真是假，姑妄聽之。

孩子歸誰？至今仍是父母兩家的一大紛爭。我們的團隊正在處理幾個十分棘手的爭奪孩子個案，也許因而促起我對《山海經》這個故事有感而發。但是，即使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本古書對後世俱有重大的啟發和寓意，我覺得它對大禹和塗山女嬌的內在矛盾還是意猶未盡。他們的兒子啟後來怎樣了？一個忙着治水，一個化作石頭，這個孩子如何長大？長大後會產生怎樣的心態？

我們剛剛才見到這樣一個十歲的孩子，父母已經分手多年，仍然無法解決長年的紛爭。在父母的對峙中，孩子愈來愈情緒失控，不停尖叫。好不容易讓孩子安定下來，開始用簡單的方法表達自己。她還給父親寫了一封信，一是請求父親允許她出國讀書，二是請求父親善待母親。她寫道：「母親快樂，我就會快樂」，言下之意，就是「你對母親好，我也會對你好」。

這是我們與這家庭工作以來，孩子表現得最正常的一面，我們也興奮地計劃着怎樣利用這封信讓父母合作起來。但是否允許孩子出國就讀，單是這題目已經爭論了兩年。父親原則上同意，但是談起如何實行，立即又卡住了。這對父母的互動方式總是帶着千愁萬恨，說起話來，每一句都充滿委屈和忿怒。即使不說話，身體語言也發散出無

限張力。這種狀態，只會愈談愈糟。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各人有各自的道理，只是他們在忙於控訴之餘，卻看不到孩子的道理。

當母親痛哭控訴沒有人知道她的哀傷時，她看不到女兒默默靠在她身旁，十分無助地哭泣，怪不得她說不想長大，甚至宣報要回到母親的肚子裏。我突然明白，孩子為什麼要求父親要對母親好，因為看到母親如此悲哀，孩子最希望的就是有人前來打救她，孩子眼中，傷害母親的偏偏就是父親，自然對他拒絕。

父親難道沒有看到女兒的悲傷嗎？我相信他看得清楚，只是愈心痛女兒，就愈感到母親的不是；而他愈怪責母親，女兒就愈拒絕他。

這種惡性循環，重複又重複，很難破解。說實話，我們的重點並非幫父母爭奪撫養權，我們更擔心的是孩子的精神健康。女孩由起初不停尖叫，到現在學會獨自流哭，表達能力是改善了，卻讓人看得更加心痛。

我們鼓勵她再進一步，嘗試向父親解釋為什麼要對母親好，她只在紙上重複寫着：媽媽快樂，我快樂。

我們為她補充：我快樂，就會對爸爸好些。

她點頭同意，但是怎樣也不肯寫下「爸爸」這兩個字。這才察覺，孩子對父親的正常要求，都是發生在她給父親的信件或預先準備好的視頻中，從來不是在面對面的交流上。在父親面前，她甚至不肯正視一眼，只會不停的用種種行為去招惹他。這讓我相信，她內心深處，必然也渴望一個有父有母的和諧家庭，因為失望太久了，每見到父親便以各種方法提出抗議。

父親只想接近女兒，他不知道每一句責怪母親的話都只會把女兒推走；母親也不想女兒失掉父親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悲哀是怎樣重重地把孩子拴住。要解開父女之結，必須明白孩子的心態。而孩子最需要的，只是兩個和平相處的父母，即使他們已經分了手。

兩性之爭，最慘烈的莫過於爭孩子，這是一個三敗俱傷的場面。根據《山海經》的提示，這種爭奪還扯上兩個大家族，這麼重的負荷孩子如何承受得了？父母是否非得化為頑石，才避得開如此惡運？與天下孩子同哭！